鮚埼亭集

鮚埼亭集卷第十六

鄞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碑銘

翰林院編修湛園姜先生墓表

湛園姜先生卒四十年其家零落曾有　詔修國史臨川李先生曰四明之合登文苑者非先生乎不可無行實以移館中予乃撫拾所聞而詮次之而鄭義門曰先生墓前石表未具曷即以此文爲之而移其副於史局予從之先生諱宸英字西溟學者稱爲湛園先生浙之寧波府慈谿縣人也少工詩古文詞其論文以爲周

秦之際莫衰於左傳而盛於國策聞者駭而莫之信也
及見其所作洋洋灑灑隨意出之無不合於律度始皆心
折寧都魏叔子謂侯朝宗肆而不醇汪苕文醇而不肆
惟先生文兼乎醇肆之間盡實錄也詩以少陵爲宗而
參之蘇氏以盡其變當是時
聖祖仁皇帝潤色鴻業留心文學先生之名遂達　宸
聽一日謂侍臣曰聞江南有三布衣尚未仕耶三布衣
者秀水朱先生竹垞無錫嚴先生藕漁及先生也又嘗
呼先生之字曰姜西溟古文當今作者於是京師之人
來求文者戶外恆滿會徵博學鴻儒東南人望首及先

生掌院學士崑山葉公與長洲韓公相約連名上薦而葉公適以　宣召入禁中浹月既出則已無及矣於是三布衣者取其二而先生不豫翰林新城王公歎曰其命也夫已而葉公總修明史薦之入局以翰林院纂修官食七品俸仍許與試尋兼豫一統志事凡先生入闈同考官無不急欲得先生者顧佹得佹失而先生亦疎縱累以醉後違科場格致斥又嘗於謝表中用義山點竄堯典舜典之語受卷官見而問曰是語甚纖其有出乎先生曰義山詩未讀耶受卷官怒搞閣其卷不復發謄顧先生所以連蹇正不止此常熟翁尚書者先生之故

人也最重先生是時枋臣方排雎州湯文正公而尚書為祭酒受枋臣旨劾雎州為僞學枋臣因擢之副詹事以逼雎州以雎州故兼詹事也先生以文頭責之一日而其文遍傳京師尚書恨甚顧枋臣有長子多才求學於先生枋臣以此頗欲援先生登朝枋臣有幸僕曰安三勢傾京師內外官寮多事之如舊史之婁山先生者欲先生一假借之而不得枋臣之子乘閒言於先生曰家君待先生厚然而卒不得大有佽助某以父子之閒亦不能爲力者何也蓋有人焉願先生少施顏色則事可立諧某亦知斯言非可以加之先生然念先生老宜降

忘椅先生投盃而起曰吾以汝爲佳兒也不料其無恥至此絕不與通於是彷臣之子百計請罪於先生始終執禮而安三知之恨甚彷臣遂與尚書同沮先生崑山徐尚書罷官猶領一統志事即家置局先生從之南歸時貴之構崑山者亦惡先生顧崑山雖退居其氣力尚健惓惓爲先生通榜卒不倦則亦古人之遺也康熙丁丑年七十矣先生入闈復遂格受卷官見之歎曰此老今年不第將絕望而歸耳爲改正之遂成進士及奉大對聖祖識其手書特拔置第三人賜及第授編修先生以雄文碩學困頓一生姓名爲

天子所知者二十年至能鑒別其墨跡雖有忌之者而亦有大老吹嘘不遺餘力乃篤老始登一第其遭遇之奇蓋世間所希既登中秘神明未衰論者以爲當膺廟堂大著作之任以昌其文乃甫二年而以巳卯試事同官不飭簠簋牽連下吏滿朝臣寮皆知先生之無罪顧以其事涇渭各具當自白而不意先生遽病死新城方爲刑部歎曰吾在西曹顧使滛閎以非罪死獄中媿如何矣嗚呼桑榆雖晚爲霞尚足滿天而奇禍臨之是則大造之所以厄之者壽也先生居家孝友之行粹然無閒與人交悃愊不立城府論文則娓娓不倦書法尤

入神直追唐以前風格生平無纖毫失德故既死而惜之者非徒以其文也所著有湛園未定稾葦間集皆行世先生之文最知名者爲明史稾刑法志極言明中葉廠衛之害淋漓痛切以爲後王殷鑒一統志中諸論序亦經世之文也晚年尤嗜經學始多說經之作未及編入集中而卒乎生也晚不及接先生之履絇顧世人所知者但先生之文而茲然於其大節豈知常熟一事則歐陽兗公之於高若訥不足奇也枋臣一事則陳少南之於秦檜殆有過之若始終不負崑山則又其小焉者矣區區徒以其文乎哉其銘曰

吾鄉文雄樓宣獻公誰其嗣之剡源清容易世而起有
湛園翁白頭一第亦已能涑何辜於天竟以凶終茲茲
黃土冥冥太空

大理悔廬陳公神道碑銘

公姓陳氏諱汝咸字莘學別字悔廬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曾祖某祖某父則翰林怡亭先生錫嘏也翰林於梨洲爲高弟而其論格物之學不甚合故梨洲所作翰林墓銘有微辭然梨洲每屈指門下必首推翰林之篤行公少隨父講學於證人社中心領神悟多所自得梨洲嘗謂人曰此程門之楊迪朱門之蔡沈也目無流視耳無妄聽和平端慤於星緯律歷方輿之說無所不究而尤得力於愼獨之旨驗其功於修己治人之間然公未嘗以道學之名自居成康熙辛未進士改庶常座主

安溪相公方以講學招來後進同年江陰楊文定公名時最先服膺招公同往公曰梨洲黃子之教人頗泛濫諸家然其意在乎博學詳說以集其成而其究歸於蕺山愼獨之旨乍聽之似駁而實未嘗不醇相公步趨朱子其言粹矣然未知其躬行若何也江陰爲之瞿然出知漳浦縣漳浦最健訟胥吏能以一訟破中人產公下車諸令凡戶婚田土皆委家督宗親地保議之議成息訟於官其大者酌其地之遠近而定其期被告人應拘者即交原告人呼之被告人聞控即具訴訴至即訊不令稽延時日胥吏無所施其奸縣民輕生每以小忿輒

服斷腸草及諸毒以自戕奸人因之爲詐公嚴禁之乃倣古法令有罪者貢此草以自贖又捐金募民致草以絶其種俗尚巫民有病昇諸妖師狂祈謬祝費不貲藥食皆卜之食其吉者食而死則曰神所不佑也公開陳曉諭巫風以息其爲漳浦立百世之利尤在編審一事舊例世家有盈數千畝爲一戶者下姓有數十畝爲一戶者每族置戶長地丁籍以徵納㳺後弱先小頑大黠乃定三百畝爲一戶令民親供實産糧多者爲戶長以次輪僱丁亦如之儺科自此不擾以都鄙之民其分保有大小不一則奸匪易匿而公務不均乃定二百家爲

一保無所頗焉閩之丁口以明初戸籍爲據有遷居百年而原籍丁糧未除者官吏關移甚苦公援國制令入籍二十年以上者收之遷籍二十年以上者除之各縣皆以爲便又盡清屯產寺產鹽法則漳浦歲額六百餘舊例食鹽與曬鹽者皆得供課不盡歸商也其後派引配賣悉歸於商於是添設四場十六館巡丁四出顆粒盡征給價短額須發亦徵期公請復舊例有徵商銷引之議而大吏難之公曰法卽不可更不難行仁於法中卽革去場差免認保杜包納寬餘鹽之禁漳浦農商積弊皆爲之肅然一洗公恂恂文弱儒者氣體羸甚觀日

而行擇地而履顧其在海上方略四出令各鄉練鄉兵日則瞭望夜則巡邏壬午夏有賊黨數百潛伏縣之七星洞公急檄官兵擊之賊遁去已而又聚於丹竈山中公發鄉兵擊之賊又遁去已而又聚於平和山中公以計擒其魁曾駐賊徒始散已而又以計擒海中大盜徐容六大頭目之一也公細訊之因幷悉五賊巢穴及勦撫機宜請於督府願身任其事督府以公書生未敢遽付之兵但以事密聞於是

聖祖遣大臣自閩入粵即擒徐容以往五賊之中勦撫者四則皆公發縱之功而賞弗及海上自鄭氏騷擾以

後不復知有學術公下車見學宮有伽藍祠大駴立毀之東嶽行祠中有淫祀香火甚盛焚其像朔望為諸生講明經史遡濂之學者自高公東溪陳公剩夫周公翠渠而尤表章黃公石齋之學謂其貫義理象數而一之如武庫之無不備乃重修朱子祠之在銅山者而以石齋侑食石齋故有明誠書院為浮屠所據則理而出之又修朱子祠之在雲霄者與銅山皆贍以祭祀之田自東溪至石齋諸公書皆輯之何公元子有絕學購之以示學者莆田鄭奚仲精於易并梓其書嘗時安溪以朱子之後一人自任欲學者皆尊其學不名他師而公以

爲諸儒之躬行各有宗傳旁搜遠紹不徒爲雷同之口縣有無爲教又有天主教公至盡逐之而崇祀明殉難忠臣都御史陳公士奇巡道陳公瓚高尚遺臣御史張公若化長史張公若仲於學宮鄞故大學士錢忠介公墓在古田之黃蘗山公清釐其墓田之爲人所據者繪圖以貽其後人不數年漳浦遂成鄒魯之俗公知漳浦六年督撫已交章薦公輙爲部議所格及更一 紀尚未調蓋公既以講學不甚當於安溪而安溪子弟在家以吏事請託遍於閩中公爲安溪主試所得士其子弟益復旁午而前公致書安溪謂公方以講學居鈞軸當防

閑子弟安溪以是大慍公既無相門之援而選郎索公賂不可得遂洪尼之會南靖山賊陸梁大吏以公在漳浦而境內無盜乃調之漳浦父老相率請留於憲府不可得乃相與運櫌[illegible]桔槔薪木橫陳縣門以塞路晨夕守之已而公東裝出父老蠭涌而前奪輿人之擔而擔之以公還署公乃徒步出紿父老曰吾今日飲酒於李秀才家未去也夜半變服呼守城卒開門而去父老及旦而知之追送數十里雨泣而別乃裒公在縣時告約論條文移輯爲漳浦政略一書梓之又建月湖書院以祀公月湖公所居也其治南靖如漳浦招降歐山逋盜

有來而復叛者以計擒之大與境內河渠未期內召爲
刑部福建司主事黜舞文之吏以正法紀尋遷廣西道
御史巡視西城逐白蓮教之在道觀者尋疏言臺灣白
糖之利遠及三江兩浙沿海居民多前往者日久不能
保無奸人各縣給照不能辨其奸否泉廳於出口一驗
更無從辨臣在海上未嘗輕給一照者此也宜嚴防詰
之法及言駐防營伍例用內地兵更番迭換今當及瓜
之際有私相冒襲者名存實亡恐兵以老而漸驕宜杜
頂替之習次年閩海賊突燒營汎船隻疏言反船出海
非掛號所能查而徒增其害海上反民其始皆坐小船

竊出及出奔大船而行則大船之關牌縣照盡已歸之原不必掛號也商船利走大洋無礁嶼以隔之風迅帆急歹船難以攔劫今以掛號之故不得不沿澳迂行於礁嶼之間而歹船乘之是掛號反爲商船之累也又言巡哨之船當以南北風信爲準春夏多南哨船各聚本汛之南秋冬多北卽各聚本汛之北船聚則兵強風順則船利若分汛各澳則力旣分而風或阻雖見商船被劫而莫能前矣又言海賊雖終年波蕩入冬必返其家故其旣下海之劫掠當責之巡哨官弁而未下海之蹤跡當責之本籍縣令誠能力行各澳保甲何不可窮治

之有疏上
聖祖嘉納温旨賞賚食物始有大用公之意而沿海遂
罷掛號之例商船至今感其德是年海賊陳尚義乞降
尚義即故盜徐容等六人之一也前招撫時獨尚義不
至橫行海上者多年公言當因其來而亟納之乃自請
行且薦江西舉人阮蔡文得旨許攜蔡文等前往金州
衛鐵山之隍城島招撫陛辭
聖祖謂公曰汝乃近御之臣不可下海風濤不測所當
懼也但令蔡文往足矣又曰山海關外崎嶇汝不善騎
當以肩輿往公感泣謝蔡文入海舟果壞易其副以行

卒撫尚義等復命

聖祖又謂公曰汝君同入海不受驚耶公因頓首感泣謝因爲　上言隍城島在登州金山之中宜撥登州汛兵駐之其備子滿天橋厰亦宜巡哨又言金州荒地宜闢遷通政參議會有閩中裨將請改易商船之制公力爭以爲不可安溪雖不直公然不能不主公議也尋奉使至湖廣祭告諸陵兼賫駐防士卒湖北之險莫如施州衛竹溪竹山等處湖南莫如九谿永定辰州等處或以爲可調官代領代給公不可由九谿之鎮算歷鳳凰營至乾州進山觜岔口入楓木坪皆紅苗界也公熟視

情形以籌撫苗久安之策施州登天樓山絕頂以溯嘗日伏莽故址猺洞長官有出迎者歌其土音公為竹枝詞宣布太平威德之盛使習之返命遷鴻臚寺卿次年遷副大理而陝甘以荒告復奉使出公之為學以萬物一體為心而隨事周詳以求其中之所安顧素病喘洩不堪受勞瘁乃連年萬里力圖報答不肯稍自暇逸其西行也

聖祖謂曰窮邊恐不得食彼所出肉蓯蓉土參朕亦曾嘗之頗美可啖也公頓首謝入境野有餓莩卽不復御酒肉山路甚險下馬徒行一月而踰九嶺沿途撫慰饑

民流涕沾襟甫抵閩原疾動不以為意猶日馳百里凡五日而卒其地曰海喇都棺衾皆草略飢民聚而哭之是時

聖祖方欲用公為甘撫而公卒矣公之訃至閩漳浦人聚而哭之書院南靖人亦聚而哭之於社至京鄞人之在京者聚而哭之城西之都亭而漳浦農商置祀田以奉公公生於順治十五年八月初五日卒於康熙五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娶張氏贈恭人子本醇蔭生公家庭之孝謹里黨之任䘏均無閒言而所以待其從弟汝發尤篤嘗語之曰古人大功同財吾尚與弟在同財之

例所恐者易世而衰吾子與若子功服雖減而同財之限可展也又約以宦成之後買宅合居汝登或介紹後輩以見公公推弟之愛以愛之訖今二十餘年汝登亦老矣語及公未嘗不掩面而泣也方公謝安溪之學或疑其以師傳之異不肯苟爲授受及當湖陸清獻公稼書所著出公亟喜而梓之當湖亦與梨洲有異同者乃知公之非壘守也公之學未見所止其見於世者亦僅僅小試其一二斯則可爲太息者也所著有心齋集公之卒也蔡文勤公世遠志之汝登與公子本醇更令予銘其麗牲之石予何敢辭其銘曰

南雷諸子大都早逝再傳有公始見行事亦復不年勵
而小試東西萬里叛辟盡痱其施未竟可為長喟但有
棠陰閩疆薇沛

提督貴州學政翰林院編修九沙萬公神道碑銘

乾隆六年正月二十四日前提督貴陽學使翰林九沙萬公卒於家先是公嘗自葺年譜謙詞令身後不必求志表之文至是公之婦弟錢君中盛謂終不可廢也長君承天屬予序次之余於公爲十世通家子弟少陪杖履又叨同館後進況生平知已之感至深且重其曷敢辭但攷之今制墓道之禮五品以上用碑五品以下用碣此唐宋以來故制莫之易也而館閣諸臣自明以來資望最隆五品以上其儀視尚書五品以下其儀視侍郎而今制直省學臣其儀視督撫稱三院則其得用碑無可疑者故予於公麗

牲之石特令準五品以上之儀按公諱經字授一別署九沙先世爲鳳陽府定遠縣人明初從龍功臣斌之後斌之子鍾以世襲始爲寧波衛人鍾子武武弟文相繼襲指揮死王事世所稱四忠者也又四世而爲中府都督同知淮安總兵表以儒將私淑新建之學世所稱鹿園先生者也又二世而爲左府都督僉事福建總兵邦季是爲公曾祖生戸部主事泰是爲公祖始喪其世職爲寧波府鄞縣人戸部八子並有名而孫尤者三人其一爲公擇先生斯遴其一爲充宗先生斯大其一爲季野先生斯同公爲充宗先生子初鹿園先生二世葬於杭之西谿及充宗先生

開講於杭遂以守墓定居故公長於杭少隨諸父讀書南雷黃子方移證人書院於鄞申明蕺山之學公擇先生兄弟最稱高座公劍負侍於席末豫聞格物傳心之教諸父著書滿屋公不假外求耳濡目染已成學海一切世俗之佔畢不得至前此固非下戶小生之所能望也於是受三禮說數十萬言春秋說數十萬言於充宗先生又受三禮說數十萬言於季野先生受易說數十萬言於世父正符先生斯禎受尚書說數千言於從兄言又受闢佛之說數萬言於公擇先生此其經學也受明史紀傳三百卷及列代史表數十種於季野先生受

明史綱目及崇禎長編於從兄言此其史學也而公又叩性理之學於應徵士嗣寅求漢隸原委於鄭君谷口參攷通鑑地里箋釋於閻徵士百詩其博且精也公成康熙癸未進士選入翰林是年公高弟今大學士海寧陳公亦同與省試且同館衣冠以爲盛事尋授編修前侍郎桐城方公時以株連之禍被禁莫敢保出之者公奮然遂狀西曹遂釋之此其友朋急難之義也尋主山西試再令尚書太原孫公嘉淦從公問學公一見推挹卒成魁儒此其知人也尋視學黔中廪奉稍優九宗五族之中隨分施之此其仁也及報政還京忌者中之遂

有通州修城之役此其不因人熱因以取戾者也公之歸也家旣罄蕭然如布衣賣所作隸字得錢給朝夕於是增補充宗先生禮記集解又數萬言春秋定哀二公未畢又續纂數萬言少嘗取從兄尚書說輯成一編至是又整頓之以成萬氏經學從兄明史舉要未畢續纂二十餘卷又重修季野先生列代紀年以成萬氏史學又輯九沙分隸偶存此其晚年著述之目也公雖布衣疏食而見義必爲未嘗少衰蒼水張公墓道將圮公竭力修之蒼水因充宗先生所葬公於上巳重九必爲設祭此其繼志之孝也雪竇山人之集爲人所得目以爲

其先人之作公購而正之并訪其南屏埋骨之所此其表章先正之苦心也嗚呼公之立身本末如此而吾讀年譜所載嗛嗛不肯盡及也此非予表而出之其誰更表而出之公年七十有八而其同年戶部侍郎仁和趙公殿最以公應辭科之辟格於部議然公亦本無意出山已而三禮開局宮詹臨川李公又欲薦公使之成其父書予知公必不能就代爲止之顧公之抱恨以卒則予更有大痛者公雖篤老而神明淸吉步履康強飲酒尚可數斗猶時時爲人作隸字自去冬家遭大火雖有剩遺充宗先生未刻之書如禮記集解春秋明辨皆燼

焉其他秘抄之本不可數也公於是終日涕淚眠食俱減自以為負罪先人擬之夷伯之震而馴至大病不可起生於順治十有六年正月十有三日得年八十有三娶錢氏封安人明山東學使啟忠孫女也子承天選拔貢生山西孟縣知縣承式舉人四川萬縣知縣承烈尚幼孫六人曾孫三人葬於西谿祖墓之旁公為人眘容大雅不激不隨尤喜引掖後進其於杭人物色今編修杭君世駿於髫年以為鄭漁仲之流荒落如予公引為忘分忘年之契吹噓不啻口出晚年大火之後家無儋石而故人沈峙公之死貧無以殮公為之遍告於有力者

以賻之其古道若此嗚呼老成凋謝枌社黯然又豈僅哭其私而已哉其銘曰

西溪之渚萬樹古梅昔年從公來亭徘徊今年哭公古梅同哀鄒施來許半已蒿萊（皆西谿耆宿也）先塋八葉世澤未衰暗香疏影書德所培

鮚埼亭集卷第十六終

鮚埼亭集卷第十七

鄞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碑銘

前侍郎桐城方公神道碑銘

古今宿儒有經術者或未必兼文章有文章或未必本經術所以申毛服鄭之於遷固各有溝澮唯是經術文章之兼固難而其用之足爲斯世斯民之重則難之尤難者前侍郎桐城方公庶幾不媿於此然世稱公之文章萬口無異辭而于經術已不過皮相之若其惓惓爲斯世斯民之故而不得一遂其志者則非惟不足以知

之且從而掊擊之其亦悕矣公成進士七年以奉母未
釋褐已有盛名會遭奇禍論死安溪方傾倒於公力救
之幸荷
聖祖如天之仁宥死隸旗下以白衣直　禁廷共豫校
讎令與諸皇子遊自和碩誠親王下皆呼之曰先生事
出破格固無復用世之望矣然公雖朝不坐燕不與而
密勿機務多得聞之當是時安溪在閣徐文靖公元夢
以總憲兼院長公時時以所見數陳某事當行某事害
於民當去其說多見施行雖或未能盡得之諸老而能
容之故公之苦口不一而足不自知其數也或訝爲公

則曰僕本罪臣不死已爲非望公休矣但有所見必爲
公言之倘得行拜賜多矣
世宗卽位首免公旗籍尋欲用公爲司業以老病力辭
九年竟以爲中允　許扶杖上殿以優之再遷爲侍讀
學士孫公嘉淦以刑部侍郎尹京兆兼祭酒勁挺不爲
和碩果親王所喜有客自朱邸來傳王意授公急奏令
劾之當卽以公代之公拒不可其人以禍怵之公以死
力辭不數日竟有應募上劾者孫公下獄公謂大學士
鄂公曰孫侍郎以非罪死公亦何顏坐中書矣於是孫
公卒得免人多爲公危之而王亦不以是有加於公也

尋遷內閣學士公以不任行走爲辭

詔許免上直有大議得即家上之公感激流涕以爲不

世之恩當思所以爲不世之報然日益不諧於衆矣

今上即位有意大用公時方議行三年之喪禮部尚書

魏公廷珍公石交也以諮公公平日最講喪禮以此乃

人倫之本喪禮不行世道人心所以日趨茍簡諄諄爲

學者言之而是時

皇上大孝方欲追踐古禮公因欲復古人以次變除之

制隨時降殺定爲程度內外臣工亦各分等差以爲除

服之期此說本之桴亭陸氏最爲有見魏公上之閣者大駭共格其議

魏公亦以此不安其位尋遷禮部侍郎公又辭
許數日一赴部平決大事公雖不甚入部而時奉獨對
一切大除授并大政往往諮公多所密陳盈庭側目於
公初公嘗薦蒙養齋河督高君方在齋中公頗言其必
貴故河督最向往公及其違衆議開毛城鋪舉朝爭之
不能得外而督撫爭之亦不能得而臺省二臣以是下
獄公言於徐公元夢令爲
上言不應以言罪諫官
上卽日出之于是公獨具疏力陳河督之愼
上頗心動河督自請入面對

上以其平日素向往公也以疏示之河督大恨亦思傾
公禮部共議薦一貲郎入曹和碩履親王涖部已許之
矣公以故事禮部必用甲科不肯平署王亦怒會新拜
泰安爲輔臣而召河間魏尚書爲總憲朝廷爭相告曰
是皆方侍郎所爲若不共排之將吾輩無地可置身矣
是後凡公有疏下部九列皆合口梗之雖以雎州湯文
正公天下之人皆以爲當從祀者以其議出於公必阻
之公嘗陳酒誥之戒欲禁酒而復古人大酺之制以爲
民節用又言淡巴菰出外番近日中原遍種之耗沃土
以資無益之產宜禁之其言頗近於迂濶益爲九列中

口實于是河督言公有門生在河上嘗以書託之

上稍不直公而禮部中遂有挺身爲公難者公自知孤立密陳其狀且以病爲請 許以原官致仕仍直書局衆以

上意未甚公也適庶常散館又以公有所私發之遂被削奪仍在書局行走而荆谿人吳紱者公所列翼以入書局至是遂與公爲抗甚竄改公之所述力加排詆聞者駭之然

上終思公一日吏部推用祭酒

上沉吟曰是官應使方苞爲之方稱其任旁無應者嗚呼溫公退居留臺神宗力改官制以爲御史大夫非光

不可其亦古今所同嘅也夫於是公自以精力倍衰求解書局許之

特賜侍講銜歸里杜門不接賓客江督尹公匯門求見三至以病辭乾隆十有四年八月十有八日卒春秋八十有二公諱苞字靈皐學者稱為望谿先生江南安慶之桐城人桐城方氏為右族自明初先斷事公以遜志高弟與于革除之難三百年中世濟其美明季密之先生尤以博學稱近始多居江寧者公亦家焉三世皆以公貴贈閣學公之成進士也宗人方孝標者故翰林失職遊滇中陷賊而歸怨望語多不遜里人戴名世日記

多采其言姓而不名事發吏遂以爲公也及訊得知爲孝標吏議以其已死取其五服宗人將行房誅之刑長繫公以待命賴安溪而免難故公自謂宦情素絕非有心於仕進每得一推擢必固辭而

三朝之遭遇實爲殊絕不得不求報稱豈知勢有所不能也伯兄舟以高才而不壽公傷之推恩其子道永得官順天府通判而道永之罷官頗遭羅織亦以公故公又于故相爲同籍公子道章亦得罪於故相之子故累上計革卒不得一售公少而讀書能見其大及遊京師吾鄉萬徵君季野最奇之因告之曰勿讀無益之書勿

爲無益之文公終身誦以爲名言自是一意窮經其于通志堂徐氏所雕九經凡三度芟薙之取其粹言而會通之不喜觀雜書以爲徒費目力玩物喪志而無所得其文尤峻潔未第時吾鄉姜編脩湛園見之曰此人吾輩當讓之出一頭地者也然公論文最不喜班史柳集嘗條舉其所短而力詆之世之人或以爲過而公守其說彌篤諸經之中尤精者爲三禮晚年七治儀禮已登八秩而日坐城北湄園中屹屹不置次之爲春秋皆有成書間讀諸子於荀管二家別有刪定本皆行于世其在京師後進之士挾溫卷以求見者戸外之屨昕夕恆

滿然公必扣以所治何經所得何說所學者誰氏之文蓋有虛名甚盛而答問之下舌橋口噤汗流盈頰不能對一詞者公輒愀然不樂戒其徒事于馳騖故不特同列惡公卽館閣年少以及場屋之徒多不得志于公百口謗之是則古道所以不行於今日也公享名最早立朝最晚生平心知之契自徐文靖公後曰江陰楊文定公曰漳浦蔡文勤公曰西林鄂文端公曰河間魏公曰今相國海寧陳公曰前直督臨川李公曰今總憲宣城梅公曰今河督顧公其與臨川每以議論不合有所爭然退而未嘗不交相許也雅稱太原孫尚書曰殆今世

第一流也及太原進冢臣而公稍疑之嘗歎曰知人之難諒哉履邸雖惡公而知公未嘗不深一日鄂文端公侍坐論近世人物文端歎曰以陳尚書之賢也而自閩撫入京聞其進羨餘金六萬人固未易知也王曰其方侍郎乎其強聒令人厭然其堯舜君民之志殊可原也而前此力扼雎州從祀之尚書垂死悔恨自以為疚心嗚呼大江以南近日老成日謝經術文章之望公與臨川實尸之雖高臥江鄉猶為天下之望去年公卒今年臨川繼之蓋無復慭遺矣豈不悲夫予之受知于公猶公之受知於萬姜二先生也其後又與道章為同年且

重之以婚姻予之罷官也公豫見其兆諷予以早去及予歸而公又以爲惜欲留予而不知公亦從此被撼矣公之密章祕牘世所未見唯道章知之而道章先公卒故予亦不能舉其十一也西州之痛言不敢私亦不敢諱安得以銘爲辭其銘曰

經說在箭文編在笥雖登九列依然賫志強聒而言何補於事適招多口成玆顚躓縣知耿耿百年長視老成凋喪嗣子又逝孰知公者青蠅儺至墓門片石秦淮之涘

翰林院編脩贈學士長洲何公墓碑銘

國初多稽古洽聞之士至康熙中葉而衰士之不欲以帖括自竟者稍廓之爲詞章之學已耳求其原原本本確有所折衷而必得之者未之有也長洲何公生於三吳聲氣之場顧獨篤志於學其讀書繭絲牛毛旁推而交通之必審必覈凡所持論攷之先正無一語無根據吳下多書估公從之訪購宋元舊槧及故家抄本細讎正之一卷或積數十過丹黃稠叠而後知近世之書脫漏譌謬讀者沈迷於其中而終身未曉也公少嘗選定坊社時文以行世是以瀕海之內五尺童子皆道之而

不知其爲劉道原洪野廬一輩及其晚歲益有見於儒者之大原嘗歎王厚齋雖魁宿尚未洗盡詞科習氣爲可惜而深自歛然以爲特不賢者識小之徒而公之所得自此益遠則世固未之能盡知也顧公一生遭遇之蹇則人世之所絕少者公天性最耿介取與尤廉苟其胸中所不可雖千金不屑　晨炊未具不計也每面斥人過其一往厄窮盡由於此初受知於崑山徐尚書崑山之門舉世以爲青雲之藉所以待公者甚渥而爲忌者所中失歡戊辰校文之役至訟之於大府遂有下石欲殺之者崑山謂何生狂士不過欲少懲之耳夫何甚

事乃得解已而常熟翁尚書亦延致之翁之子安人也公又忤之大爲所窘及尚書受要人指劾睢州湯文正公滿朝憤之莫敢訟言其罪獨慈谿姜徵君西溟移文譏之而公上書請削門生之籍天下快焉然公竟以是潦倒場屋不得邀一薦最後始爲安溪李相所知相與發明大義脫落枝葉酣如也於是

聖祖仁皇帝聞其姓名召見侍直南書房尋特賜甲乙科入翰林兼侍直　皇八子府中然忌者滋多三年散館置之下等而斥之天下之人駭焉尋得

恩旨再浮沉庶常閒游歷內外艱又十年始復以安谿

薦得召授編脩然不復直南書房忌者終無巳時箕斗交構幾陷大禍幸賴

聖祖如天之仁兼以知人之哲得始終曲全然亦憊矣方事之殷校尉縛公馬上馳送獄家人皇怖公入獄眠食如故及所司盡籍其邸中書籍以進

聖祖乙夜覽之曰是固讀書種子也而其中曾無失職觖望之語又見其草稿有辭吳縣令餽金札而異之乃盡以其書還之罪止解官仍參書局公出獄即趨局校書如故是時諸王皆右文求邸所聚冊府多資公校之

世宗憲皇帝在潛藩亦以困學紀聞屬公箋疏康熙六

十一年六月九日病卒時
聖祖方有用公之意聞之軫悼
特贈超坊局諸階爲侍讀學士公之卒踰三十餘年而其門人陸君錫疇謂予曰吾師遭遇之詳予既熟知之矣其身後之蹇亦知之乎予曰未之聞也曰吾師最矜慎不肯輕著書苟有所得再三詳定以爲可者則約言以記之積久遂成道古錄如干卷蓋亦厚齋困學紀聞之流乃同門有荷吾師噓拂之力而晚背之者竊其書去因乾沒焉今遂不可得是一恨也年來頗有嗜吾師之學者兼金以購其所閱經史諸本吳下估人多冒其

跡以求售於是有何氏僞書而人莫之疑又一恨也吾師之歿時值諸王多獲戾者風波之下麗牲之石未具近幸得常熟陶穉中太常許爲之而太常遽死又一恨也子能爲補太常之一恨否予曰諾乃綜述其門人浙彤所爲行狀而序之公諱焯字屺瞻晚字茶仙江南蘇州府長洲縣人也先世曾以義門旌學者因稱爲義門先生康熙癸未進士曾祖思佐祖應登父棟皆諸生娶王氏卒年六十有二子一壽餘諸生葬於某鄉之某原其所著惟困學紀聞箋行世而書法尤爲時所傳云公與桐城方侍郎望谿論文不甚合望谿最惡□□之文

而公頗右之謂自□□後更無人矣蓋公少學於邵倚

爾倚彌出自□□故也望谿爭之力然望谿有作必問

其友曰義門見之否如有言乞以告我義門能糾吾文

之短者嗚呼前輩直諒之風遠矣其銘曰

天子知之宰相知之而竟坎壈以尼於時穹窿山上帶

草綠綠

閣學臨川李公神道碑銘

乾隆十有五年閣學臨川李公卒於家公以病退已十年然海內士大夫猶時時探公起居以爲斯道之重公卒而東南之宿德盡矣嗚呼公揚歷

三朝負重望者四十餘年以爲不遇則亦嘗受特達之知荷非常之寵內而槐棘外而節旄至再至三有具臣所不敢望者以爲遇則乍前而遽郤甫合而已離磨蝎蒼蠅旁午中之何造物之顛倒斯人一至此也累蹶累起卒不得志終於骯髒以沒是則可謂痛心者矣公以己丑進士入詞館授編修卽受

聖祖不次之擢超五階爲庶子自來詞館所未有也主
試滇中浙中凡再遷而至閣學擢吏部侍郎兼副都且
大用矣以辛丑校士之役被論罷官視永定河工蕆未
及一年而已黜
世宗在潛藩雅知公既嗣位召還盡復其官時時賜獨
對參豫大議時有密勿重臣二人禮絕百僚親王亦折
節致敬而公平揖之重臣言公賦性剛愎難共事乃解
閣部二官但領副都尋復以爲兵部侍郎直講筵視漕
歸稱
旨旋令與撫廣西重臣終心忌之因作四巡撫論皆加

醜詆以爲亂政之魁四巡撫者江撫楊文定公時爲滇撫今大學士海寧陳公時爲東撫其一則公而蔡尚書爲川撫亦豫焉重臣又令其私入汀公以贓卒不得不

二年

世宗思公召爲直隸總督眷睞倍隆公力言河東總督田文鏡之殃民旣面奏之漏三下猶未退又連章糾之河督亦劾公以朋黨袒護屬吏之出自科第者且舉動

乖張

世宗始頗直公言將斥河督已而稍猶豫于是封事狎至公雖亙有所持而不勝當是時

世宗方痛懲廟堂朋比之習蔡尚書者素負才而專己
顧獨傾心於公會其失眷恩公者因譖之以爲是其死
友歷指其踪跡公益詘　召入爲工部侍郎其在事方九
月也則新任直督及廣撫交章劾公初公在廣撫任中
嘗安插一罪苗至是逃去新廣撫不自引咎追劾公從
前措置不善　詔使公隻身前往捕賊自贖不得擕廣中
一吏卒入皆往之公至而叛苗束身自歸有司訊之曰
吾不可以負李公其事得解時公已削奪官爵既歸下
刑部聽訊大臣議公罪應絞者十有七應斬者六其應
得死罪二十有四凡屬吏于官項有虧者皆令公代賠

籍其家取其夫人之簪釧視之皆銅器也獄成世益爲公危顧公處之泰然在囚中日讀書晝飽啖夜熟眠若不知有憂患者時故甘撫胡君期恆亦以事在繫歎曰眞鐵漢也內外諸臣方以全力羅織公必欲置之死世宗始終念公特以其性剛意欲痛有所摧折而後湔洗之而復用之乃 大召廷臣并召公親詰責之公正色無所撓但言臣罪當誅乞即正法以爲人臣不忠之戒無乞憐語是日也 天威甚厲近臣皆驚悸汗出浹背恐有大處分而公自若鄭侍講篔谷在班中最爲予詳言之壽奉

詔恩赦公令纂脩八旗志書敝車羸馬日赴局杜門不
接賓客重葺平生所著書如是者八年
今上即位召見諭曰
先帝固欲用汝即日授戶部三庫侍郎尋改左侍郎時頗
有阻公之起而不得者顧不一年竟左遷詹事公平生
以行道濟時為急用世之心最殷故三黜而其志未嘗
少衰而浩然之氣亦未嘗少減然而霜雪侵尋日以剝
落菁華亦漸耗矣會以丁太夫人憂歸服除又左遷光
祿尋遷閣學時方主試江鄉一旦忽大病神氣遂支離
與人語健忘一飯之頃重述其言絮絮數十度不止扶

疾還
朝詔在京調治竟不痊許以原官致仕　賜詩以寵其
行歸而稍愈優游里社皆一至黃山蓋公先世自王父
以上皆休寧産也然非復前此之伉壯矣嗚呼公自釋
褐時新城王尚書稱其有萬夫之禀及中年百鍊芒彩
愈出豈知血肉之軀終非金石竟以是蕉萃殆盡而要
其耿耿齎志以終者世人亦或未能盡知也世之論公者
謂公之生平屢蹇於遇顧亦頗惜公之不能善用其才
公以博聞強識之學朝章國故如肉貫弗抵掌而談如
決瀆隄而東注不學之徒已望風不敢前席而公揚休

山立左顧右盼千人皆廢未嘗肯少接以溫言故不特同事者惡之即班行中亦多畏之嘗有中州一巨公自負能昌明朱子之學一日謂公曰陸氏之學非不岸然特返之吾心兀兀多未安者以是知其於聖人之道未合也公曰君方總督倉場而進羨餘不知於心安否是在陸門五尺童子唾之矣其人失色而去終身不復與公接然其實公之虛懷善下未嘗以我見自是予以晚進叨公宏奬其在講座每各持一說與公力爭有排公亦竟舍其說以從予即其終不合者亦內各尊所聞可矣故累語客賞予之不阿而世方以閉眉合眼喔咿嚅

覡伺祭廟堂意旨隨聲附和是爲不傳之祕則公之道宜其所往輒窮也計公在九列其事者曰年大將軍羹堯曰隆太保科多曰桐城常熟二相公及爲直督勦營田之役曰和碩怡親王公皆一無所附麗而卒困於河督然其終得保全者則

聖天子有以呵護之也西崦蓴齋尚遭側目可悲也夫公之好士出自天性故校士則蒙關節之謗察吏則又遭鉤黨之誣然而詞科之役公方待罪書局猶諄諄問予以天下才俊各取其所長登之簿錄是以丙辰復受薦舉過多之罰偶取放翁詩題楹曰遠聞佳士輒心許

老見異書猶眼明蓋實錄也予之罷官也徐相國言于
朝曰今日李詹事必大作惡或問之張尚書從旁答曰
此乃具體而微之李詹事也嗚呼予亦何足以望公而
辱諸君之推轂乎其經術皆足以經世務指揮所至迎
刃而解會一出視漕即爲清運丁積年之害至今遵行
而惜其所至皆未有三年淹也生平學道宗旨在先立乎
其大者陸子之教也問請予曰吾苟內省不疚生死且
不足動其心何況禍福禍福且不足動其心何況得失
以此處境不難矣予於諸生講業多述公此言以告之
則泰山巖巖之氣象如在目前一念及之足使頑廉而

懦立今老成徂謝後學其安所依歸乎公諱紱字巨來學者稱爲穆堂先生其居臨川僅二世少貧甚讀書五行並下落筆滚滚數千言而無以爲生嘗自其家徒步負襆被之徽又之吳吳人或異其才然未能振也或言之江撫郎君一見曰非凡人也始資給之遂魁其曹三世皆以公貴累贈戸部侍郎娶某氏封夫人子四孝源孝泳孝游孝洋並登鄉薦而孝源爲縣令孫友棠進士翰林今改御史公春秋七十有八葬於某山之某原所著有穆堂類稿五十卷續稿五十卷別稿五十卷春秋一是二十卷陸子學譜二十卷朱子晚年全論二十卷

陽明學錄若干卷八旗志書若干卷皆行於世公于雍正癸丑之冬見予文而許之遂招予同居時萬學士孺廬亦寓焉紫藤軒下無日不奉明誨諄諄于義利之戒公以丁憂歸予以罷官歸學士亦以丁憂歸是後一見公于江寧則公已病甚猶惓惓以予出處爲念既歸不復相聞矣公之歷官事迹不能悉述且亦有事祕不能直陳者然而予尚不言世且無知者乃略陳其梗概然終不能百一也嘗謂公之生平盡得江西諸先正之裘治學術則文達文安經術則盱江博物則道原原父好賢下士則兖公文章高處逼南豐下亦不失爲道園而

堯舜君民之志不下荆公剛腸勁氣大類楊忠節所謂大而非夸者吾言是也其銘曰

用則大受否則卷懷曰亨曰屯我何有哉所可惜者用世之才困頓而死志士所哀名山大川千古昭回英靈之氣長表祭臺